

憲章外史續編

嘉靖注畧卷之五

太學全書 許重熙編次

丁三十二年春正月六日夜雪。子刻立春猶臘雪。時方急管三殿以節假暫輟始雪。禮部表賀。上喜。批云。工起乃和霽。匠歇而瑞零。上玄恩眷。朕心感悅。又胡宗憲進三白鹿。母者得之海中。周山公者得之齊雲。禮部表賀。郎徐學謨撰表。有以耦乘奇。天作一時之合。自川徂嶽。神彰兩地之能。上亟賞之。用殊筆點綴。蓋上留意文字如此。

二月虜萬騎入大同。殺守備唐天祿。

三月鄭曉

宜任煩劇

夏四月虜把都兒萬衆入桃林口掠永平守將蔣
勦戰沒○倭寇流劫如臯秦興海門通州○西
三殿及奉天午門俱災○移朝儀於端門

五月官兵潰於揚州倭遂流劫淮泗軍官沃田丘巷
寵皆敗沒倭入天長又入盱眙其衆半繇

東逸

六月參將劉顯感倭於安東令三百人陣於
四十人塞隘巷六十人分四部伏岡下三巨艦積

上流倭自巷出者悉斬之其渠魁及衆盡登顯單騎橫貫其陣兩刃騰躍矯捷若人倭悉聚圍之三百人陣而前斬前隊二人賊衆披靡伏四起來擊大破之賊潰奔舟舟已焚遂殲之

九月趙文華罪免文華憑籍嵩資要結上寵進方士王金所製仙酒謂可延年且言嵩所常服上以問

嵩嵩不敢承上惡其無實寢疎之一夕遣中使至

其第賜之衣文華醉拜不成禮上不懌會言官謝

江等各言其在江南贖貨狀上屢問嵩嵩憚上

嚴明不敢掩護才華疏請書假上卽令回籍其子

惲思請假送親以晦日具疏

上大怒黜文華

惲思戍邊文華尋患壘腹裂死○論殺爲民沈鍊

宣府市鍊編籍口外悻悻矢志開書院招遊士群議

朝政得失時時南望戟手罵賊嵩父子又傳檄京師

欲起義兵以清君側之惡總督楊順方媚事嵩聞鍊

所爲必欲殺之密語巡按路楷因所捕獲妖人閻浩

出入虜地爲奸楷卽詭稱浩等師事鍊煽妖虜首

鍊教之并攜鍊子襄具獄奏上請誅鍊浩得旨卽時

斬決巡撫以下以捕獲功各賞資不叙在邊地長吏

畏其口咸貌敬之時有所饋而順方殺平民奏首功

以金遺鍊結好。鍊報詩曰：殺生報主意，何如解道功。成萬骨枯，試聽沙場風雨夜，冤魂相喚覓頭顱。願得詩大懼，遂離殺之矣。襄亡，匿脫禍。後以資官至知府。十一月，汪直就擒，直與宗憲俱徽人，曾相識。比直爲海寇，號汪五峯，招誘群倭爲江南大患。直居島中，擬王者毛漱葉宗滿謝和諸不逞皆屬。宗憲旣秉鉞，密迎直母子置軍中，厚撫之，而奏遣蔣洲持其子書通意，許以不瓜。直大喜，傳文洲徧諭各島，如山右、豐後、島主源義鎮亦大喜，乃遣夷僧善妙等四十人隨直來貢。直潛行詣督府，與宗憲面定約。宗憲厚遇之。

直遂遣毛激助官兵擊倭所最桀驁者宗憲得以此
間定徐海陳東巡按王本固奏直等意未可測朝議
洶洶直久不得報復遣激見宗憲且要中國一官爲
質宗憲反覆論以無他命指揮夏正同激往召直入
見直遂與葉宗滿王清溪入宗憲令直自繫按察司
獄爲之奏請曲貸其死以繫番夷心巡按王本固以
爲不可且言宗憲入直金錢數十萬爲求免死宗憲
大懼追疏盡易其辭言直自送死寔藉玄庇應廟獻
處分之於是嚴旨責宗憲勦捕餘黨而毛激謝和在
舟謂督府詒我出怨懟語將夏正寸斬之撫之不復

來矣。散掠閩越淮揚間。然既失直。群賊亦不振。

戊午三十七年春正月。光祿火。虜入大同塞。

三月。科臣徐浦劾戶尚書方鈍昏庸依附。改南兵部。

○起楊博於兵部。黜許論爲民。○虜婦桃松賽者。辛

愛第三妾也。與其下收令哥通。懼誅亡入塞。總督楊

順納之。辛愛遣騎來索不得。縱騎大掠圍右衛城。順

恐乃言虜願以趙全丘富易。奏許之。遣桃松賽收令

哥夜逸。因告辛愛。辛愛執二人磔於塞上。丘富竟不

至。攻右衛益急。科臣吳時來劾順貪胡婦之來奔。爲

已功。張皇敵勢以自解。輕墮虜計。賂御史路楷籍口。

平日虛糜餽金祇以肥家許論此周隱蔽宜各正罪

命逮順楷詔獄○徐海就平之歲趙文華疏請宗

憲兼浙撫而阮鶚移撫福及倭犯福州鶚不能制則

取布政司庫銀段足賂之遺以新舟載去給事中劉

佑劾之逮歸京師尋黜爲民以王詢代○御史萬民

英劾侍郎吳嘉會前撫薊鎮侵牟築塞帑金逮下詔

獄尋削籍○給事中吳時來劾嚴嵩輔政二十年引

用匪人邊事日壞其子世蕃干輿國政引萬案爲文

選方祥爲職方賂賄公行主事張紳劾嵩位極人臣

貲甲天下其險足以傾人其詐足以惑世其辯足以

亂政其才足以濟惡主事董傳策亦劾嵩姦貪誤國
詔三人俱廷杖之謫戍嶺南

夏四月倭犯溫台叅將戚繼光赴救與倭戰於寧海
城下壯士朱珏斬其渠驅之於瓜陵江盡殺之○倭
破福清執知縣葉宗文又破惠安知縣林咸歿之○
命楊博出督宣大右衛被圍四閱月守將王德戰歿
尚表厲氣循城歿守虜遂引去○裕王妃李氏薨

五月久旱上齋祀高玄澍雨霑足○東陽地湧血

○叅將尹鳳敗倭於七礁○浙倭退至大田會雨甚
由間道走仙居出白水洋戚繼光引兵伏上峯山待

賊過半起而覆之。賊匍匐登山據險。壯士斬關上賊。殊或關。官兵圍之數重。四面舉火。盡焚歿。而舟中之倭據長沙。沙外隘。頑孤懸。繼光令騎將李成守隘。頑而自浮海登沙薄之。以正兵先進。奇兵出賊後。焚其舟。舟盡焚。賊半伏誅。半陷海歿。

六月禁兩京衙門及巡城御史不得受民訟。

秋七月河南地震。○職方郎中唐順之查理蘄鎮時。王忬在蘄。蘄州大飢。中貴及官人家被傷者。號泣上前。上心動。諭嚴嵩曰。忬不忠。理不可宥。及順之行邊。嵩餞之。指所飲薏苡酒曰。酒爲王忬所餽。酒佳。猶

舊官漸不如昔矣。順之誤信。比回奏。蔡忬獨多。先以稿呈世蕃。世蕃詫曰。如所言。王忬遠矣。稍爲削草。止存一卒不練十六字。

閏七月虜寇延綏。○西苑上嘉禾五本。○以曾子喬孫爲世五經博士。

九月冊生員陳景行女爲裕王妃。是爲仁聖皇太后。冬十月虜十萬騎薄界嶺口。守帥馬芳禦之。虜不得進。乃分騎潛犯黑谷。把總馮時雍歿之。明日二百騎奔還界嶺。芳力戰擒三人。斬首三十八級。

十一月虜入遼陽。詔李總兵楊照倅。○御史王本

李珣各叅劾胡宗憲岑港養寇。溫台失事之罪。追論宗憲私誘汪直啓釁。上批曰逆直罪浮於賊。宗憲用計誘獲人皆知之。小人嫉功。不明功罪。宗憲上疏自理曰汪直爲東南大患。節經部題。先有購求之文。後有許降之議。臣不惜身家。百計以困之。茲幸擒獲。言者誣臣爲啓釁。是嫁無窮之禍於任事者之身耳。昔歲徐海陳東葉麻結巢柘林。攻城破邑者四年。是誰啓釁耶。况直久雄海上。往年住泊海表。俞大猷以福船五十艘攻圍數月。竟爾逸去。中外驚詫。以爲猛虎。幸而獲之。復以爲么麼。誠么麼也不爲功足矣。何

至爲罪。上報曰：卿計擒妖賊，人皆所曉，且竭誠展布，以平餘氛。○柯梅倭駕舟出海，命大猷擊之，群倭赴洋南去。

已未 三十八年春二月，給事中劉一麟查覈邊備，回奏

曰：邊之備弛在巡撫，而兵爲已任，招選家丁，坐糜廩餉，總兵則以兵機掣肘，苟事賞祿，不習戰守之策，故邊事日壞。今三鎮之兵，不在召補而在選練，三鎮之糧，不在增加而在節省，因陳便宜八事。○楊照敗虜於遼東。○把都兒幸慶，竊斬薄蘄州塞。總兵歐陽

禦之敗績，詔逮安下獄。奉玉仔律。○屢

獲大小石山深木茂爲紫荆關外蔽奸民盜伐莫禁
大同集以修營房爲民撤移採取巡撫葛縉疏請禁
止。

三月屬士美等進士○山西軍亂殺叅將高鵬
擊畢文○譚綸敗倭於浙之象山○倭劫崇明三沙
掠揚州海門○有倭二千餘突犯饒州

夏四月倭攻福寧州破福安縣往來漳泉○江北倭
侵通州總兵鄧城敗績指揮張谷歿之○盛鏗敗倭
於三片沙黎鵬舉敗倭於福之七星山○發倭僧濬
授於四川安置○江北副使劉景韶遊擊丘陞與倭

戰於丁堰如臯海安三勝之。倭悉攻揚州。陞又敗之。
景韶感倭於潘莊勦絕。○叅將曹克新大敗倭衆於
姚家蕩。斬首四百七十八級。餘衆退保廟灣。再戰於
印莊新洲。斬首二百餘。○唐順之爲右通政。仍同宗
憲經畫倭事。○虜自遵化潘家口入。大掠遷安玉田
薊州間。駐內地五日。由大安口遞。詔切責王忬。巡按
方輅劾忬調度失策。貽害地方。當虜屯會州。擁衆南
下。漫不設備。前犯灤東。虜意在西。及虜已西。而我兵
反東。致虜乘間入。調遣無常。軍令不一。將士與虜對
壘。束手坐視。宜亟黜爲民。別選才望。上曰。忬官久

志怠調度失宜致虜深入。速赴京鞠問。初忬與世蕃厚善。自御史超拜都御史。出上手批。非由會推也。已南北經營。上眷注特重。比忬于世貞以口語失歡於世蕃。而薊鎮又連年多事。嵩不爲調護。敗失屢聞。忬不自安。愆愆方輅論已。冀得一遣去。不意聖怒由此不釋。刑尚書鄭曉當忬守備不設律成邊。上批曰。諸將皆斬。係軍令指揮之誤。出令者顧得附輕典。非法。於是改失誤軍機律斬。

五月唐順之自將攻倭於廟灣。屢挑戰。倭終不出。順之怒督兵入險。我兵死傷甚衆。順之知未易猝破。遂

言經畧三沙南去。○倭衆圍福州城一月始解。○汪直餘黨毛激移衆南澳建屋而居。○劉景韶圍廟灣日久賊終不出乃令水兵截葦焚其舟賊爭救舟力闕殺傷甚衆乘夜雨潛遁入舟我兵進據其巢餘倭無幾乘風開洋而去江北悉平。○叅將尹鳳追破倭舟師於梅花洋。○改楊博總督薊遼博聞命卽赴鎮虜悉引去博約諸帥同舉烽燧揚旄纛自居庸至山海瀾漫千里礮聲震山谷如是者三虜大震叠終歲不近塞。○廕陶仲文子世恩爲大常丞。

秋七月三沙倭突至江北犯楊州劉景韶丘陞大賊

之於鄧莊。倭走鍋圍。陸經兵徑進。馬蹶歿之。○土酋番寇西寧。

八月景韶兵圍倭於劉莊。胡宗憲遣劉顯以千人赴援。巡撫李遂激江比兵盡屬顯。以一軍心。顯率所部先登。自辰至酉。賊巢始破。賊奔白駒場。又追敗之。賊衆盡殄。

九月唐順之巡撫江北。代李遂未幾卒。順之故以三不朽自任。博學強記。自六經諸子。以至算射兵法。陰陽小技。無不研究。初罷歸。閉門獨居。力爲矯抗之行。天下士靡然慕之。晚年由趙文華得交嚴氏父子。起

家南京兵部主事。不二年開府淮揚。三沙之敗。僅以身免。其卒也。嵩以軍功爲請卹典。吳山持不可。久乃得之。順之所最善友。王畿爲王守仁弟子。挾順之爲重。所至說公徇私。以道學盛名。莫之敢指。然畿故有辨才。爲理學家所尊仰。稱龍溪先生云。

冬十月召尚書楊博還部。起故尚書許論代督薊遼。○廣東賊張璉林朝晞嘯聚千人。流劫潮陽諸郡。十一月蘇州市獨爲亂。夜燒劫。巡撫翁大立解舍。大立踰牆遯免。亂猾衝堦門出走。入太湖。○虜犯蔚州。圍大照堡。壯士龐鐸募衆拒守。擊死數虜。乃引去。

庚申三十九年春正月馬芳敗虜於洗馬林。

二月遣官祈穀於玄極殿。○故中允大計被斥郭希顏怨大學士嵩密使人至京於闕市中揭匿名帖言嵩欲謀害裕王以搖動群情已遂上疏請建帝立儲云君臣相信則儲安王與嵩皆疑不自安何暇善後必諭元輔使知王無他論王使知嵩終無他則儲可得安也兄弟相保則儲安官府不宜久虛山川若已預待聖明早斷及時勅王就國則儲可得安也父子相體則儲安堯舜不能揖讓伊周不得假手皇上帝拱以順天人從容而議建立官中問省之策不

時而進。麾下富貴之想。奚自而生。此安儲之上計也。

疏奏。上不悅。曰。立子爲儲。帝誰可爲建者。不義之

民。欲速行新政。以君相久位。不攻君。卽攻輔相。槩可

見矣。於時科臣監璧奏。希顏怨望傾險。坐妖言惑衆

律斬。上令所在巡按。卽時處斬。梟示四方。詔下。希

顏方從容家宴。御史詣其家。修請甫就坐。聊左右與

之出。昇起市。妻子俱不及訣。○南京營卒亂。殺侍郎

黃懋官。初各營軍月米。有妻者一石。無妻減四。每石

折銀五錢。及馬坤爲戶部。減折四錢。諸軍始怨懋官

性刻削。更嚴核其死亡冊。榜管其長。軍益不堪。此

嘉靖生

卷五

歲大稔米石至八錢。月過半猶未給衛卒。周山等倡衆圍懋官第。懋官踰墻出。諸卒競前撲殺之。懸其屍於市。復脅兵尚書張整求賞。誠意伯劉世延論曰。爾輩但求賞易耳。翼日文武大吏集守備廳。侍郎李遂揚言曰。黃侍郎自越牆歿。據此聞奏。不得稱叛。麾亂卒退。衆前求賞。遂曰。今日求復月糧可得。求賞不可得。乃人給銀一兩始散。遂密召坐營官華恩、張勳、院跡周山等二十五人。掩捕下獄。事聞。奪馬坤官。世延坐他事閑住。斬亂卒三人。餘調邊。

三月御史林潤劾祭酒沈坤居鄉暴橫。舉放私債。嚴

刑逼取以私忿囑官監禁。

上惡之命褫其職逮繫。

來京訊問尋庾死。

坤辛丑狀元也。

○虜窺喜峯口劉漢乘虛

襲其巢於灰河大獲。

夏四月增築大同邊堡。○虜都刺兒寇寧夏逼靈州。

總兵趙應却之。○御史耿定向劾吏尚書吳鵬受賄。

不報。

五月進胡宗憲兵尚書仍督沿海贈死事指揮夏正

生員林田等官。

六月命都御史鄧懋卿總理天下鹽運。

秋七月遊擊胡鎮破虜把都兒前鋒於連陰站。○

河防口虜悉衆來攻鎮。率敢死士戰於河外。虜不得入。乃分衆犯沙嶺。燕子窩神堂谷。遊擊白允中復敗之。虜仍犯河防爲鎮所敗。○舊豐州地。崇山環合。水草甘美。叛人丘富趙全李自馨居之。築城建墩。號曰板升。開良田數千頃。接於東勝。俺答內犯。留都於此。且二年。每夏輒徙帳避暑大青山外。而富等居板升如故。大同總兵劉漢謀除禍本。乃部分參將王孟夏將銳卒三千人前行。漢與副總兵趙苛後繼。孟夏等疾馳入之。斬首八十三級。縱火焚其宮室。時富隨虜北徙。全走匿墩上。麻祿總兵掘墩半墮。而虜大至。我

兵引退。自擊脫走。搆其弟自僞。及母胡氏殺全弟賢。赤我兵且戰且却。還於大營。翌日入邊。都御史葛縉以聞。陞賞將吏。卹陣亡。指揮張戢。

冬十月論景王之國。○趙王厚煜無故自縊。官婢見王咄咄自語。恨其妃與成臯王陰事。成臯王懼。乃以知府傅汝礪通判田時雨忤王事聞。蓋時雨撻洛川王奴。汝礪囚湯陰。王奴王俱爲之解。而二人不理也。時雨坐斬。汝礪謫戍。

十一月王忬楊允繩棄市。相傳上夜御便殿。視雲。盛有念民言太息。官婢以守邊士尤苦對。上疑之。

卽傳旨處決。蓋宮婢或有爲言之而。上固神勇。莫測也。○茅瓚爲吏侍郎。偶倩工修足甲。爲刀所傷。乞假疾數日。上曰。銓曹非養疾地。令回籍。以袁燁代之。○陶仲文卒。以伯禮葬。仲文以方術幸。雖日侍左右。而不干預朝事。且默有所獻納。上始終禮遇之。比請老還籍。悉以所賜金幣獻進。上給工部爲度溝橋之費。○匠役徐杲累遷工尚書。杲有心計。以規合當。上意三殿災。莫省其舊。杲以意料量。不失尺寸。上每稱其能。謂群臣不如杲。旣處貴位。益自抑遜。修謹不改故服。人亦重之。

十二月奉寧叛夷果力簡導虜入寇。顯言挾虜求賞。巡撫侯汝諒遣通事誘之入伏甲襲之。遂擒果力簡。及其黨四十人。詔賞總督許論以下文武將。

辛酉四十年春正月。陝西土人得白鹿於商南山。進獻。○虜騎掠河西。守將王世臣戰沒。

二月辛卯朔日當食。陰雲不見。上悅。以爲天眷。尚

書吳山以護禮畢。報忤旨。山引罪。上曰。如常救護。

寧盡已誠是矣。不敬天意。賣直沽名。不可也。部科各

罰俸半年。時嚴嵩自西直使人詣部急索賀表。增

吾誰欺欺天平。嵩奏之。故激。上怒。於是吏科梁

龍劾山而難於公義。并劾吏尚書吳鵬。上無意去。

鵬姑令致仕。而山冠帶閑住。初山得上寵。世蕃欲

求爲婚。設酒享山。而李本爲介。山謝曰。山無從有女。

遂罷酒。一日。上諭嵩內閣可四臣否。意將用山。山

子告其父。須赴嚴公一揖。山斥之。嵩遂密沮。比景王

之國。諭下部。山遽上之國儀註。上不懌。不得已允

行。而山寵浸失。至是奪職去。山卽募一民舟行。歸至

徐州。乃易官舫。雖經蟒玉。第以青衣角帶見客也。○

流賊馮太爵劫建昌南豐。殺守備王址。自太和間道

趨湖廣。爲南贛將邀斬之。賊遂平。○丁未。景王發京

師五月望至國。

三月鳳陽獻白兔。

夏四月分遣御史王大任姜儆海內訪求仙術異人及符篆秘方。

五月蘇松嘉湖大水。平地深丈餘禾苗盡無。○李本母喪去位。

閏五月查盤科道羅嘉賓龐尚鵬言浙直軍興以來督撫侵盜無慮數千萬張灼所數者趙文華十萬四千周琬二萬七千胡宗憲三萬三千阮鶚五萬人。史褒善萬一千趙忻四千七百乞通行追究宗憲上

疏自訟曰。臣爲國除克用。間用餌。不有小費。不可以就大謀。而忌者遂緣此生奸。指爲侵尅。臣誠不能以危疑之迹。自理於讒謗之口。上優詔慰留之。時倭難少息。而羅龍疏至。嚴嵩謂人曰。昔王守仁侵濠幣。議者以有大功。訥讓不及。嵩言雖爲宗憲護短。而事體應亦如是。○初嚴嵩在直。歲終一歸邸第。揭謝有蒙恩賜假。子孫羅膝觴晏。皆高厚所庇語。上諭曰。卿奏似有勸我之意。我豈異人情。往歲官變。上天降赦。我已世外人矣。故別居西內。令其母子自歡。取耳。嵩惶懼。世蕃爲覆奏曰。古者多男多壽之語。豈惟取

以此祝君。君亦以此望臣。故臣搗及之。陳感激之私耳。實不敢有他心。奏入。上意始解。及嵩妻歐陽氏卒。詔留世蕃侍養嵩。而令世蕃子鶴護喪歸。嵩在。第久。上諭徐階。君臣之義。不如夫婦之情。遣階沐浴。階對。臣卽歸第。亦無所樂。竟不肯出。上悅。自是屬階而疎嵩。

秋七月己丑朔日食。袁煒奏食止一分。與不食同。免救護煒。懲吳山之禍。故云。

八月嘉禾生御田。異穎同本者四十九。

九月虜六萬騎犯居庸。總兵姜應熊禦之。戰於南。

中鎗墜馬。叅將胡鎮力戰拔之以歸。○故尚書潘若水曾孫奏乞贈官。上曰：若水偽學盜名，昔爲臈部叅劾，此奏誇譽，其以狀對。尚書歐陽必進謝罪。上責其徇情，奪少保。

冬十月，御使黃紀劾黃花鎮守備太監紀揚貪殘不法，命革之。初，守備太監各處俱革，惟此以陵後復留也。

十一月，淮王獻白雁。○袁煒爲大學士，入閣。郭朴由書史部。○劉顯威繼光連破賊於林墩，聞之，宿寇平。繼光引兵還浙，遇倭自福清東管登岸，麾兵擊之。

斬首一百八十。既行而倭至日家。聞興化府城。臣且守卒疲勞。賊夜以布梯傳城入之。參政翁時器。通目知奚世亮被殺。劉顯在會城。聞興化危。提兵往援。不則賊已在城。又所將不滿七百。且疲於屢戰。畏敵銳不敢濟。乃逼城而陣。

壬戌四十二年春正月。營萬壽宮。故文皇舊宮也。自

壬寅宮變後。上卽移居於此。仲冬辛亥夜災。上

暫御玉熙宮。嵩欲諷上還大內。具言不宜興復。上

不悅。徐階密與雷禮議。令禮上疏趣辦。而自以其子

太常卿璠督工。上以爲忠。嵩惶恐。疏請以子世蕃

同璠供事。上不許。

三月賜徐時行等進士。是科首甲三人。時行及王
爵余有丁俱內閣。○罷選庶吉士。庶吉士素號清選。
至是競以賄求。有持券入貸於司禮黃錦。錦密以聞。
上惡之。時閣臣已取定進士五十人。赴東閣考選。
方立丹陛前聽題。忽傳旨報罷。

夏四月。上御新宮。加徐階少師。上夜坐庭中。覺
幄後忽獲一桃。上喜曰。天賜也。修醮五日。復有一
桃降。其夜白兔生三子。未幾白鹿亦生二子。群臣表
賀。

五月屬夷王_吳導虜入寇守將黑春劉普敗之於桃山。大捷。已復攻鳳凰城。轉掠湯站。黑春擊之。虜佯敗去。春乘勝而前。陷虜伏。力戰二日。歿。○御史鄒應龍劾奏大學士嵩子侍郎世蕃。憑席父勢。專利無厭。大壞選法。群醜競趨。如刑部主事項治元。以萬三千轉吏部。舉人濟鴻。業以三千金得知州。大而卿尹方岳。何所涯際。家人嚴年士夫。呼爲鶴山先生。其甚大。若是則主人何如耶。世蕃名雖居憂。狹客幽宴。以繼夕。已爲鬼神所厭。扶其目矣。世蕃子鵠。視祖。爲奇貨。攪擾道路。郡邑爲空。則威權之所煽也。請

世蕃頭以爲人臣凶橫之戒。疏入。令嵩致仕去。逮世蕃拷訊。初世蕃自恃材寵。凌侮縉紳。縉紳多怨。而獲跡暴著。視爲固然。徐階外與之締姻。而內行其黷。

上信階言。漸疎忌嵩。會方士藍道行以扶鸞見。自言能使鬼神。上默以輔臣賢否問箕。箕判言嵩父子

弄權狀。上乃大疑嵩。階遂授意應龍也。應龍尋陞

通政參議。嵩上疏爲世蕃求解。上不聽。世蕃及子

鴻鵠羅龍文皆論戾。窮治世蕃黨。侍郎劉伯躍何遷

少卿白啓常都御史張雨論德唐汝楫祭酒王材俱

革職。世蕃熟習典章。臨事機警。是時四方多故。凡遇

難事。參綜舊典。片言立奏。每請可以事請。裁尚必
口與小兒議之。既竊國柄。遂妄侈無忌。其敗也。天下
人咸快焉。

六月劉顯俞大猷徵集狼兵。及永順土兵進攻張瓊
擒之。其黨林朝曦遁入海。

秋七月三殿告成。乃易奉天殿爲皇極殿。華蓋謹身
二殿曰中極。建極。文武樓曰文昭武成閣。左順右順
門曰會極。歸極。東西角門曰弘政宣治。

八月。上以永樂大典卷帙浩繁。命官重錄一部。以

副。

冬十月蘇松巡按陳瑋罷任一年

十一月南科臣陸鳳儀劾奏胡宗憲十大罪。大畧言宗憲與汪直同鄉。所任蔣洲陳可願皆賊中奸細。賂衆無幾。而宗憲按兵養寇。與爲誓約。督府積銀如山。聚奸如蝟。茅坤田汝成輩皆游舌握槩。又且宣淫無度。納部民之女。干紀亂常。乞加顯斥。疏奏命逮宗憲。罷浙直福廣總督。及宗憲逮。至其獄。上曰。宗憲非嵩黨。自御史至今官。皆朕陞用。數載無言。伊過鄒應龍朋邪縱害。大臣罷斥不少矣。當注直原議。獲者等封官。今却加罪。後來議與我任事。其釋令閑住。

詩咸頌

上神則云宗憲得度壽年最長輔佐階必德

殺之利道

群言未盡法復建之至京御藥殿王林良

高儀曰宗憲之立功專倚高父子爲肉腰殺徐
最恨之前後劾疏皆階殺階也第汪道之難集此
梁數年莫敢誰何不以擒者爲功而以爲罪勞臣
所由短氣耳

按王忬失機而致辟宗憲功成而受戮後世以忬
爲高罪而不以宗憲爲階罪其下流難居而黨可
觀過歟

癸亥

四十二年春正月

上問大學士徐階曰同官可

嘉靖注卷

卷五

增誰堪其任。階曰：知臣莫若君。上曰：君知臣，無與我。太祖耳。若嵩，朕所自簡，而不才至此，此官與相名而有相職，相必君釋古之正理，庭推非道，但後世官生之主，不知人耳。階曰：堯用四凶，後乃放殛。太祖用胡惟庸，後乃罪誅。皇上始用嵩才，因其子而斥，無損於明。上曰：四兇惟庸非堯。太祖不知然。太祖亦何事不知？後世官生內長，能無慢任耶？嵩罪非聽子，乃故縱之歿民耳。

徐學謨曰：上自登極以來，所用臣惟張孚敬、王

敦美知遇而兩人之短

聖明洞見惟嵩委任

幾三十年日在左右而終無一事件旨業懲其子
猶念嵩忠勤不置最後言嵩罪非聽子乃出故縱
則燭照矣。

按王世貞記嵩晚年每承 聖諭必藉世蕃籌畧
方應答無忤而機務亦須世蕃取辦故嵩不敢自
名其子而呼曰東樓又鄒守益記嵩罷官家居閱
所藏有銀二百萬驚嘆曰此不沒入則天火耳卽
欲昇出付官以代輸袁州三年之賦子孫泣阻而
止。

夏四月倭自長樂登岸。沈劫福清。總兵官劉顯俞大猷合擊於遮浪磯之。祀總許朝光。輕舟畧之於海。倭盡焚其舟。還屯平海。戚繼光以浙兵至。大戰於平海。斬首焚溺一空。福州以南悉平。

秋八月嘉禾生御田。○御苑龜生卵。○湖廣撫臣徐南金獻白鵝。○
神宗

皇帝。○總兵楊照出塞掩虜中矢。

九月河南巡撫胡堯臣劾奏伊王典袞。克頑成癖。放縱怙終。至炮烙人屍。如陳大壯。立致滅門。如韓氏畧。

良人妻女如周氏等四百餘口。強占人房屋如方城等至三千餘間。詐騙民財如張學等至三萬餘兩。私製皮甲。造軍器。鑄火炮。出城演武。私闈宦侍。招集亡命。擅立稅廠。迹涉無將。詔三法司議入。上曰。典樸久蓄異志。恣行僭擬。不臣罪狀。昭然顯著。既經叅論。覈實姑革爵。降爲庶人。禁錮高牆。削除世封。命駙馬謝詔告於太廟。時梁散人侍。上左右。上時問王。梁輒及王宮中秘事。上領之未發。而洛陽士夫素怨王。故勸官條覆不無文致。而王之怙惡。上已先入矣。

冬十月乙未有暴風自北起。上諭輔臣以兵火嘗
防。江去。楊照事可鑒。稽禱示兵部。移檄各邊。而宣大
總督江東檄報。虜數萬。迤逗陳衍。謀報將窺。墻子嶺。
薊遼總督楊選爲。虜夷所紿。東備潘家口。而虜實從
墻子嶺。擁衆大入。丁卯也。平谷進掠通州。警報至京。
是夜。上於宮中。燈見陳南。火影。諭輔臣。稽禱。告祭。
廟。命鎮遠侯顧襄。集涼營兵。勇。城內外。越。魯。漢。軍。
入。城。派。勦。選。尾。虜。至。通州。夜。宣。府。馬。芳。兵。至。已。已。
大。總。督。內。諫。忠。臣。庚。午。庚。申。姜。應。熊。劉。漢。興。至。
上。諭。劉。漢。護。守。漢。襄。馬。芳。專。衛。京。師。李。徐。緝。徭。護。邊。

州袁正往護潞河灣勅江東節制諸軍時總兵胡鎮孫贖遊擊趙泰赴通州迎敵有旨鎮至通州追賊得無乏食其遣官賚餉濟之俄總督楊選以虜東退聞自詡追殺功爲將士祈賞上疑之以問大學士階階曰賊大營尚在乎谷選等已在通州矣上曰選止是送去敢言追殺其誰欺乎今外兵四集只遊戲一場不過庚戌之故事博東有何奇策付諸將行以伸華威皇祖歲一巡邊今內逆欺外賊侮可慨博乃條上戰守十事厚立賞格榜示○江東往屯順義令姜應熊麻錦設伏古北口庚午胡鎮遇虜於灤東

虜方圍傳津舍之。乘鎮陣未定，驟來搏之。陣分爲二，鎮斬馘數級，身被六創，臙漆皆灰。會楊縉石玉兵至，虜乃開壁縱鎮出。虜大掠灤東。○刑科李瑜劾諸將擁兵觀望。上大怒，命逮楊選、徐紳諸將，懼零斬報。旋無改。丙酉至丁丑，虜引去，以精騎殿後。諸將望塵寔走，虜至鴉子溝，奉將郭琥扼之，乃取道龍王峪。時精兵健馬畢集而功，此識者恨之。○論斬楊選於市。妻子流徙，命次襲勳，玉功次，加賞胡鎮及優卹陣亡者。兵部議恩勞而不及，奉兵輔臣。上以爲故。事平，以張楷、李臣等奉詔，卹癘，有罪已幸。豈敢

希恩。上曰：博意或失望。階力言無他，且廷臣中盡知邊事，無如博者。初，上欲以丁汝夔處博，階極力護之，故得免。

十二月，尚書雷禮請建京師重城。上詢於階，階言：重城保障之效，南城可觀，不築則已，築則必圖可守。上謂禮實爲之，已不果築。

甲子四十二年春正月，用順天尹劉畿言，城潞河灣。○狼山副總兵劉顯行部至通州，同知王汝言不爲顯奏其抗違制書，詔降汝言一級。

二月，景王欲有荊州之沙市，知府徐學謨以非

旨不肯予。王怒，奏請逮學謨。至京，閣臣階謂地上。在彼中，卽付撫按訊足矣。學謨尋調用。○閩有殘條數千，巢漳浦之蔡不嶺。戚繼光將兵追之，身持短棊緣崖披棘而上，迫賊壘，火戰破之，斬首數百。悉平之。閏二月始定兩京主考，迴避本貫。

三月京城妖人呂聚衆謀亂，官卒獲之，伏誅。○廣東巡撫吳桂芳命將擊倭於鄒塘，焚斬四百人。○故科臣繫獄沈東妻張氏疏言東在獄十六年，有老親年八十有九，而東固無子，願代東繫獄，暫令東侍父終年不聽。

夏四月庚子木火土金四星聚於柳

五月壬寅朔日食○金星再晝見

六月俞大猷湯克寬感倭於廣東之海豐擒斬二千

餘人○刑科臣張岳疏陳講學之弊言今講學家以

富貴功名爲鼓舞人心之術而爭附者以爲不通其

說則無以濟其富貴功名之私卽與會之時言語色

笑惟規異同於上官位尊者叅言衆皆唯唯群工廢

其職業群萃雜處以惑衆聽善乎宋儒之言曰願士

夫有此工夫不願有此門戶也時大學士階柄政反

巖氏之濁開講學以收譽故岳微言之恐觸時忌引

而不敢發也。岳不久亦外補。

徐學謨曰：蘇軾有言：昔之君子以荆爲師，今之君子惟溫是隨，向往何常之有。惟視當事之指揮以爲進止耳。媚嚴媚徐所嗜若不同，而逐所嗜則一也。

冬十月，戶科李邦義奏曰：理財之道，生衆食寡爲疾，用舒而已。今錦衣恩廩踵接肩摩，帶銜之官日增月益，不可不慮。戶部計支月米二十四萬五千石，而營操諸卒止於九萬餘，皆錦衣吏士匠役諸色，有一人而月領數石者，士馬實數司農不知也。錢穀出數司

馬莫稽也。其弊將安止哉。一聞警報，調遣先發邊餉，焉得不靡。太倉金錢，舊供客兵之用，而主兵取足於屯租耳。邇來屯場拋荒，一遇缺乏，卽行奏討太倉。如何不匱也。近者徐淮水旱，逃亡過半，而猶靳改折，或有脫巾之呼，不可不慮也。上納之。

十一月旱風霾。○御史林潤劾奏總鹽都御史鄆懋卿貪黷殃民命削籍。○嚴世蕃當戍雷州，中途潛歸。羅龍文亦潛住歙縣，潤下徽州府推官栗祁密捕之，不得。或言匿世蕃家。時世蕃在家大治室宇，袁州推官郭諫臣亦欲借事自媒政府，乃白監司言世蕃召

聚卒役狀。潤乃奏世蕃龍文潛通外夷謀爲不軌。旨收捕二人至京。卽訊。蓋龍文係徽人。俠游四方。以誘致汪直爲胡宗憲所睚。因薦之。世蕃客嚴氏未久。而其禍以階。惡宗憲之故。令御史王汝正劾奏。宗憲龍文方就逮。知府何東序卽封錮其家。以候籍沒。及宗憲歿。上憐其功免究。而龍文得戍去。父子亡命矣。至是潤疏下。有司捕嚴氏他客之羅姓者實之。而龍文竟莫之跡。

乙丑。四十四年春正月丁未。景王薨。無子。迎葬西山。賑畿內饑民。

三月千步廊火

上諭階此文積近地他日纂修何

稽階曰正德十六年以來內外題奏及四方番文計八十三萬二千餘本俱貯六科廊內其千步所積先朝遺疏也置之○賜范應期等進士○少傅袁煒病久告歸卒於途○吏尚書嚴訥請擢卑官之卓然者以作典人材且云國初有以典史而推都御史如馮堅以直廳而歷布政使如王興宗者稍倣此意今來朝官各舉所屬

學謨所記一御史按行郡見典史路持餅餌責罵之曰聊袖此充饑不欲擾民耳御史異而薦之

遂擢爲知縣尋以貪敗爲朱衡所斥人情巧詐舉難付若此慮亦由世輕此輩偶一爲之耳如蔣曆間天柱朱梓輩不可爲盡無卓異果爾三途並用惟賢是舉監司勿行其私不惟此輩得自展而進士之敗類者亦稍知自愧

徐階請補閣臣上曰嵩專政三十年朕以爲公不識其畏惡子肆誑可怒階曰閣臣地親任重每用四員原不欲權有所專自夏言暴狠人莫敢犯繼以嵩受制逆子事皆獨斷而後始有所專臣謂此官不但宜多須擇廉畏謹者而用之至於居首一員欲求

則淮之幾不得久居其位而恩威常在上矣。上曰：汝此言在汝身家爲美，而忠君爲國何嘗爲胸臆？
謝○林潤復上疏列嚴世蕃父子罪惡，言其畜養上卒，巴踰二千，招納叛逆，更倍其數，奸人細作，出入京城，羅籠文招集汪直餘黨，潛通日本，牛信誘致胡虜，南北嚮應，世蕃所坐歿罪非一。於是刑尚書黃光昇等，具獄詞如潤所言，交通倭虜，潛謀叛逆，頗有證據。得旨：世蕃、龍文卽時處決，嵩爲民贖罪，家得金三萬二千九百兩，銀二百萬五千兩。

徐學謨曰：世蕃一克潤，豎子耳，卽其罪狀，宜作奏。

黨之條豈謂無可殺哉。指爲謀叛非正法也。關林
潤巡撫江南時治事院中。白曰。見世蕃索命。豈所
坐不得其平。猶能爲厲乎。

鄒守益曰。嵩自奉甚儉。籍沒時。携故衣以出。向縣
官拱手曰。還我一介書生去也。歸歟。援筆書曰。作
屋因募夫。誣以聚兵。名其曰數千輩。無影並無形。
千古含冤事。傷哉何繇明。又大書云。歟。後從人說
是非。

張大復曰世蕃屬福自任親戚故舊如歐陽必進
吳鵬輩皆至大官而階故抑鄉里卽親弟陟亦不
肯爰引嵩之毒行於楊繼盛等忠諫之士階則
加於嵩之門下耳所謂以威福還朝廷階實有焉
又王世貞喜面訕前輩惟階容之子弟或以爲言
階徐曰此人有筆茲事尤人所難

上不豫西內思成宮每有黑氛侵擾而披欄藻井上
忽見木綿數團上心疑之階疏慰解

夏四月內閣惟階一人屢疏請補上欲付之廷推

階曰群臣才品無過。聖鑒不如簡自宸衷使政。自上。上然之。乃以吏禮尚書嚴訥李春芳爲大學士入閣。○郭朴尚書吏部。○上惑於黑氛之擾。論輔臣欲禪位裕王。階奏曰。皇上爲百神之主。妖何敢干我。朝原無禪例。前代亦非美談。所不必言。若攝行政事。與禪無異也。

五月誅方士藍田玉。胡大順初藍道行。下獄。死。其徒何廷玉藍田玉復幸於上。大順始亦近幸。後事敗。斥去。乃妄製藥物。託田玉上之。指爲仙翼。批製。上曰扶箕者何不來。田玉遂詐傳密旨。取大順至京。

上以問輔臣階階極言水銀不可食詐傳密旨罪惡尤重若置不問群小益無忌憚恐釀成大惡至於官孽謂壬寅歿者有枉事在宮禁惟皇上察處之上乃命收大順等論歿

秋七月四川盜蔡百貫以白社嘯聚所推遂統衆陷合州等七城○河決徐沛之飛雲橋東流逾漕入昭陽湖汎濫而東舟行木末十日而退則漕渠湮沒無迹矣上下凡百里時運艘過沛才三之二

九月鑿新渠先是盛應期督漕議鑿渠昭陽湖之左以避河患鳩衆就鑿未半爲異議所阻而止至是漕

漕以吏侍郎朱衡出督漕。衡躬自行河。尋應期所開。故迹視之。以爲運道之利。無逾於此。疏請鑿之。自南陽至留城一百四十餘里。

冬十月。戶部主事海瑞抗疏白。陛下初年。剷除積弊。煥然與天下更始。高漢文帝遠甚。然文帝能充其仁恕之性。節用愛人。三代以後。皆稱賢君。陛下則銳精未久。妄念牽之。而去謂長生可得。一意玄修。竭民膏脂。侈興土木。法紀弛矣。名器濫矣。二王不相見。人以爲薄於父子。以猜疑戮辱。臣下人以爲薄於君臣。樂西苑而不返。人以薄於夫婦。天下之人咸不直。

陛下久矣。修齋修醮。相率進香。天桃天藥。相率表賀。工部極力經營。戶部差求四出。陛下誤爲之。諸臣誤順之。無一人爲陛下正言諷之。甚也。玄修所以求長生也。陛下師事仲文。仲文則已歿矣。玄修之無益可知矣。陛下誠知無益。翻然悔悟。洗數十年道君之誤。使其臣亦洗數十年阿君之耻。明良喜起。薰爲太和。陛下性分中自有真樂矣。上初覽之。甚怒。抵其章於地。已復取之。御案日再三讀之。感動太息。留中月餘會。上病漸愈。下詔曰。瑞晉主毀君。不臣悖道。錦衣衛捕送該司。嚴究主使。法司擬大辟。

竟留中不下。○上問瑞說論事。臣曰：今人恨不新其政，瑞可見也。瑞言俱是朕今病久，不如甲子前矣。惟傳繼爲第一計。卿等當先行之。階奏曰：瑞誠狂妄，未嘗一言及傳繼。臣不敢聞命。上曰：朕能御政，豈受此人詭言也。此不可並處。當別計議耳。階奏曰：臣聞主聖則臣直。瑞言不可並處，惟聖度容所難容。上曰：朕謂不可並者，以新君御此如忌二上，別於南京建一宮宇居朕。豈謂海瑞耶。階曰：此古今必無之事。臣等萬萬不敢聞命，乃止。

十一月嚴訥罷。

兩 四十五年春正月虜寇宣府總兵任勇禦之。○

東總兵戚繼光條上平盜機宜。畧言民間畏兵甚於畏賊。謠云賊來梳汝。兵來篋汝。言無遺也。廣兵有四。鄉兵遇民則劫。遇賊則奔。募兵皆出烏合。賊之間謀。叅半。賊兵則以賊攻賊。必我兵足恃而後可用。狼兵去留繇已。所過擄掠。慘不忍言。今必用臣。非用素練之兵不可。廣東養兵日給二分。蓋彼中常調狼兵以五百爲千。無敢查點。分行劫掠。以給饔飧耳。臣兵一名不虛。秋毫無犯。必處三年之食。然後可一意用之。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得賊首一級。賞銀一兩。非

所以待節制之兵也。依臣紀律，不計奇零，不殺被擄，不蹈妄冒諸弊。必如闕中事例，首首三十兩，從賊九兩，則兵心感悅。賊初起，易滅耳。釀其頭角已成，羽翼增衆，乃屈體求賊，以成招撫。或賊巧布私賄，以堅撫議。此有司因循之弊也。及計難拏覆，輕調鄉兵，擊之浪戰，一戰而敗，復求彌縫。張招撫爲奇功，稱寧謐，以拏罪及賊，出劫如故。又從而爲之辭，甚者劫擄命吏，只今縛獻，么魔塞責。大憝反，或論功，此有司蒙蔽之弊也。或有實心聽撫者，姦民乘其無備，截殺官吏，畏庇賊之嫌，置於不問。更有兵將欺其聽撫，復掩飾

之有招撫而無典刑。是解民爲賊耳。有可視盜賊如驕子。視良民如路人。民間生業日荒。正歛日急。方謂盜賊苦樂懸殊。劫以盜賊之威。於是從賊者日多矣。古之爲將。賞不踰時。將士決死生於呼吸之間。而候賞於兩月之外。師出無功。未必將兵者之責也。

軍中之機宜貴速。因敵轉化。或撫而示勦。或勦而示撫。或致賊於窮下而與之共卧。或齊賊以愧遺而離其腹心。或佯責有司之失。不避嫌疑。願同事諸臣。容臣便宜從事。毋倡流言以報私怨。庶能勇往成功也。二月承天大誌成。上覽之。因欲南幸。諭輔臣曰。朕

病久不痊欲一視承天拜顯陵取藥服氣此原受生地也必奏功者諸王不必迎從臣免朝朕用卧輿以符七月終還京矣徐階奏曰聖躬未復而欲南幸此豈崇護之道且邊警時聞官兵未壯而六飛遠狩京師空虛狡逆之謀倘或竊發聖駕在外能無憂警乃止

三月吏禮尚書郭朴高拱兼大學士入閣

夏四月壬戌朔日食○胡松尚書吏部高儀禮部○
叅將湯克寬破賊吳平於海嶼

五月左都御史張永明奏復吏部司官赴院儀節特

吏部郎官習久自尊不赴院報名不詣院庭參而卿
貳考滿至吏部必詣四司門揖俱屬傳訛悉詳議改
正

六月馬芳敗虜於宣府○湯克寬減海寇林道乾

秋七月浙江西安礦徒作亂西安故有銅坑礦徒竊
取市利有司知而封禁之姦民不悅嘯聚數千人大
掠常山西安五縣攻衢州幾破之遊騎突入婺源掠
其帑藏而去知縣李志學避匿得免以失城池論處
後以無城未減○諭內閣 皇祖大寶正德甲戌火
失其五令市玉盈尺者補之○戶部司務何以尚請

有海瑞。上怒其沽名。杖之百。尋出沈東。於獄釋爲民。

九月。新奉天諸宮殿。徐階言湖廣連被水旱。一方力不能辦。上命工部協助。階云。適問雷禮庫金幾何。

言料價五十五萬。賈欠過半。已借戶部銀十八萬。管繕司見貯止八萬。不能助也。上命姑修隆慶。稜

思二宮。○漕河新渠成。初工未半。爲雨所濡。工不能施。群言紛起。謂移漕爲失計。奮力言新渠必所當開。

上從之。至是渠成。○設廣東建撫。初韓雍開府梧州。節制兩廣。已割惠州隸南贛。徵發益艱。言宮建議。

分設巡撫以李佑爲之廣西於隆慶三年亦分設焉
冬十月御史徐熿言兩淮鹽課爲鄢懋卿所壞增額
百萬商民困苦命照舊額歲引七十萬五千徵銀六
十萬兩從之○胡松卒上欲用高耀代階曰吏部
須清潔剛毅耀皆歉焉乃改博代松而以趙炳然代
博○上諭階曰沐朝弼怙終不悛當預擇代者階曰
雲南之人知有總兵不知有朝廷久矣世守已久亦
難輕動往歲加巡撫以贊理之秩蓋欲分其權也而
土官猛寅近奏軍務當歸總兵意甚可惡如得良撫
臣默處得宜斯爲上策

閏十月定曲阜知縣孔氏選二人送撫按覆試遷補十一月給事中胡應嘉劾大學士高拱拱疏辯上病未省拱自入直贊玄與階意頗相左時上久不愈拱以裕邸講臣恐其將見柄用故極力攻之應嘉素昵階拱疑有所承警衆愈深

十二月庚子上疾甚還大內午時崩大學士階啓裕上入主喪事次日頒遺詔明年正月上尊謚曰欽天履道英毅聖神宣文廣武洪仁大孝肅皇帝廟號世宗三月葬永陵

范守已曰臣於少師階處捧讀

諭劄及陳愛近

草云見所擬。帝寘定有不留數字者。卽全當亦必更易數字。不符意則駁再擬。更不稱譙讓隨之。閣臣惴惴受成而已。故張弛皆自獨斷。至不可測度也。

譚希思曰。肅皇博綜經史。尤深於尚書。孜孜以敬天恤民爲務。至於親禮儒臣。藹若家人父子。終不假借以威福。群臣雖貴寵。不敢以疑事嘗試。勳戚近侍。朝爲肺腑。暮受譴誅。澤雨露而威風霆。內外震懾。善始令終。真不世出之主也。

臣重熙曰。世廟威權自出。大禮大獄。悉繇宸斷。

群議屹不可搖。而尤知人善任使。張夏皆拔自庶僚。用居輔弼。卽工藝末流如徐杲輩登之九列。不以爲嫌。而使貪使詐如張瓚趙文華輩亦令收南北之功。至失事者必誅。令人念之凜凜。若乃左遷邀寵。可學隆禧輩。卽子贈卹。終不褒美一字。談相龔佩一犯立誅。雖玄修深拱事必經畫。中涓外戚未聞一言干政。以故倭虜交誼。水旱頻仍。而海內晏然。非無以也。